



人意的說：「哦，我知道了，你剛才因為想媽媽才哭，對不對？」

「不是，我不是在想媽媽，我是在哭我的影子黏不住。」彼得生氣  
的說：「而且我現在又沒有哭。」

溫蒂看到地上皺巴巴、癩兮兮的影子，驚訝的問：「哎呀，你把影  
子脫下來了！」

「噫。」彼得傷心的說：「現在黏不上去了。」

「這情況還真糟糕。」溫蒂看到地上的肥皂，又忍不住想笑，用肥  
皂哪能黏得起來呢？她拎起影子說：「這得用縫的才行。」

「『縫』是什麼？」彼得問。

「連『縫』也不知道，你還真傻。」溫蒂個子和她差不多，年齡看  
起來也差不多，動作、思想卻比他成熟多了。



址，也不能說明，想去的孩子只管往前走就會到。

叮鈴鐘兒趴在彼得的肩上，三個姊弟尾隨在後面。他們爭相比賽，看誰飛得好、飛得快、誰可以繞著教堂上的尖頂轉最多圈；和剛剛在房裡轉幾圈就沾沾自喜比起來，現在可痛快多了。

他們有時穿過黑暗，有時穿過光明，有時炎熱，有時寒冷，有時飛過高山，有時飛過海洋……沒有人知道確實飛了多久。

約翰說：「我們飛過兩片海洋、三個夜晚。」

麥可說：「不對，是兩個夜晚、三片海洋。」

溫蒂則覺得彷彿飛了好幾天，又彷彿一眨眼。

不過，這些都沒關係，要緊的是他們餓壞了。

約翰說：「聽，我的肚子咕嚕咕嚕的叫。」





如果空空島是睡前想像的遊戲，他們就會明白黑暗中晃動的影子、寂靜中野獸的吼叫，都只不過是火爐邊花花綠綠的裝飾，或是屋外昆蟲窸窣窸窣在鳴唱，沒什麼好怕的，可是現在不同了，四周一片漆黑，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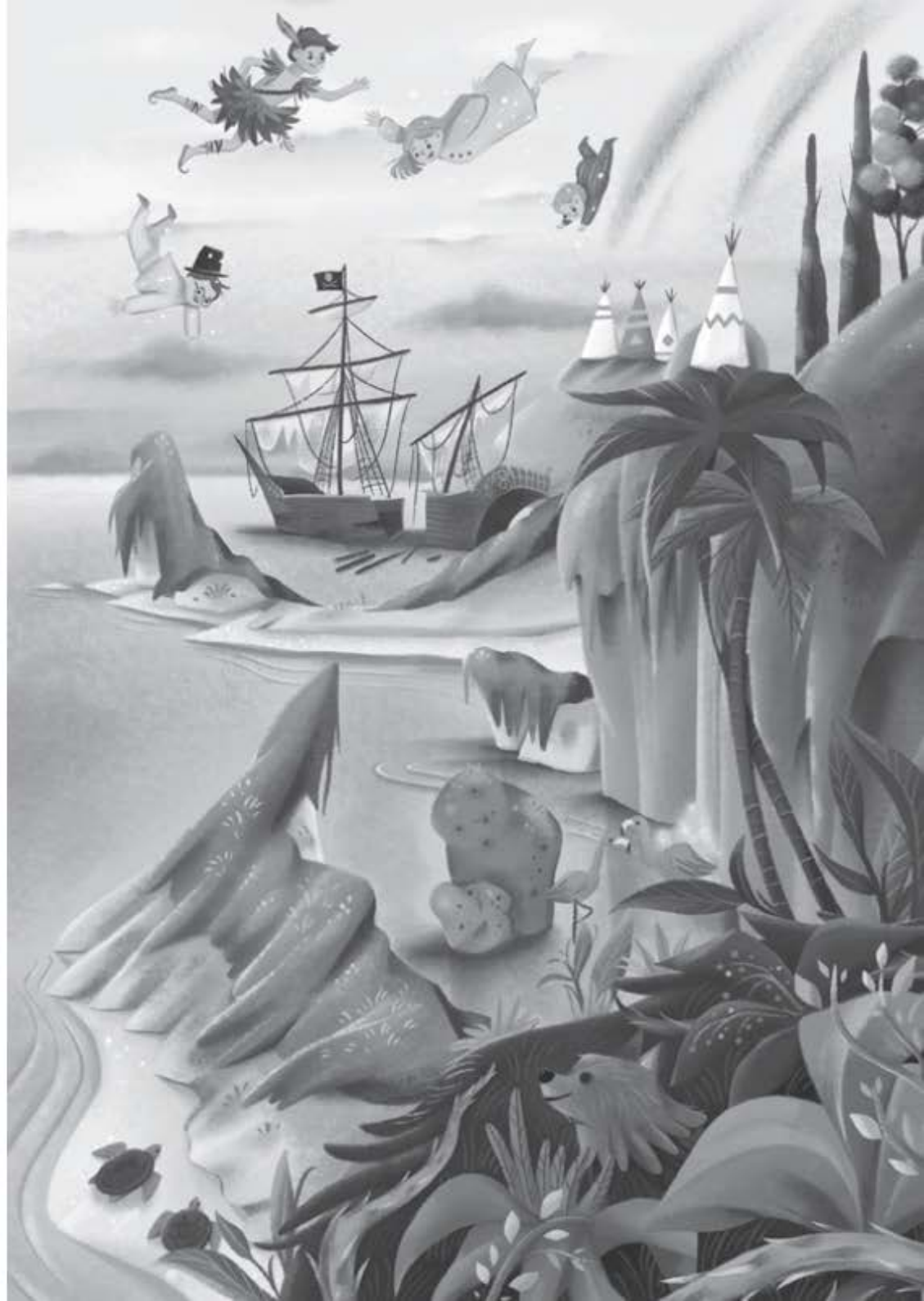
這麼多，因此顯得有些不高興。

陽光不曉得為什麼又隱入雲裡去，害他們嚇了一大跳。

約翰眯著眼睛瞧，「沒錯，他們準備開戰了。」  
三姊弟伸長脖子噤噤喳喳、交頭接耳的討論，彼得沒想到他們知道

煙，冒起。

「樹林裡有小狼，溫蒂，你的小狼。」  
「哎呀！我的船怎麼壞了？」  
「是印第安人燒的，你看！」麥可的手向前指，神秘河那個方向有





瞧他黑灰的臉上蓄著一下巴的鬍子，鼻子下那兩絡還捲成螺旋狀貼在瘦削的臉頰上；棕色的頭髮又厚又鬢；藍花花的眼睛像玻璃彈珠；特製的菸斗一次可以吸兩根雪茄；右手的鐵鉤爪尖利又有力……這位令人毛骨悚然的人，便是彼得要挑戰的人。

一聲不響跟在海盜後面的是是一群印第安人，他們的眼睛睜得像乒乓球一樣，有的手裡拿著斧頭，有的拿著刀，赤裸的身上塗滿鮮豔、怪異的圖案，腰間還掛著一串人頭乾……這些印第安人屬於「黑嬰」族，與和善的德來維爾族人完全不同，個個都是殺人眨眼的冷血殺手。

最前面匍匐而行的「小豹子」，身上纏了太多人頭乾，行動顯得有些遲緩；殿後的那個是「虎莉莉公主」，她美麗又驕傲，沒有一個男人不想娶她，也沒有一個男人受得了她的匕首，所以大家只好乖乖的聽她







滿驕傲。  
聽到這裡，溫蒂明白了。她焦急的看著彼得，想阻止他繼續說下去，可是彼得沒理會。

「你住英國嗎？」  
「不是。」

「不是。」  
「難道你是個很奇特的孩子？」

「是。」聲音裡充



的孩子。」

「哦，原來你是個普通的

孩子。」

「是個男孩？」

「不是。」

「是個男人？」

「是。」

「你是動物？」

「不是。」

「你是礦物？」

「不是。」



子平放在水上——

啊，活像個特製的鳥巢哪，美極了。

鳥媽媽大叫向彼得表示敬意，並歡喜的飛下來繼續孵蛋。

彼得拔下岩石上的木板，插在巢裡當桅杆，脫下衣服當船帆，輕輕鬆鬆的隨風往岸邊漂去……



